

# 温病条辨

吳瑭 著 文棣 校注

中國書店

# 温病条辨

清·吴瑭(鞠通)著  
文 棱 校注



中國書店

1230975

责任编辑：小 鹏  
封面设计：马建华

**温病条辨**  
清·吴塘 著  
文 棣 校注  
**中国书店**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375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10100

ISBN 7—80568—615—7/R·41

定价：9.60 元

## 校注说明

《温病条辨》系清代吴瑭(鞠通)所著。吴瑭是清代乾隆、嘉庆时期的名医，他师承叶桂的学说，继承历代医学名家的学术，结合个人的经验，以三焦为经、以卫气营血为纬，论述温病的辨证论治而成为《温病条辨》一书。

全书共六卷，首卷原病篇引证《内经》，述温病之源；卷一至卷三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焦，详论温病证治，为全书中心内容；卷四杂说是有关温病的短论；卷五解产难专论产后调治；卷六解儿难专论小儿急慢惊风、痘证等。

本书是中医温病学中的一部重要专著，临床颇切实用，为近代医家重视推崇，是学习研究祖国医学、特别是学习研究温病学的临床必读书。

本书原文以清代嘉庆年间的问心堂刻本为兰本，并参考别本增补了秋燥胜气论。其它人的序文、按语均未收入。

为了方便读者学习，本书将原文中的繁体字

依据国家公布的简化字表改为简体字；将原文中的错字、漏字，以及古今字、假借字、异体字分别作了相应的处理。句读采用现代标点。原文的条文后面，吴瑭悉以自注阐明本义，一般无需另加注释。但因原文是用文言文撰写，故除将原文用书引号标明，仅对原文中的疑难、偏僻的字、词作了必要的注解。又因原文改为横排，故方剂煎服法中的“右某味”一律改为“上某味”。

全书后面附有方剂索引，便于检索。

校注者 文棟

## 自序

夫立德立功立言，圣贤事也，瑭何人斯，敢以自任？缘塘十九岁时，父病年余，至于不起，瑭愧恨难名，哀痛欲绝，以为父病不知医，尚复何颜立天地间，遂购方书，伏读于苦块<sup>①</sup>之余，至张长沙“外逐荣势，内忘身命”之论，因慨然奔举子业<sup>②</sup>专事方术。越<sup>③</sup>四载，犹子<sup>④</sup>巧宦病温，初起喉痹，外科吹以冰硼散，喉遂闭，又遍延<sup>⑤</sup>诸时医治之，大抵不越双解散、人参败毒散之外，其于温病治法，茫乎未之闻也，后至发黄而死。塘以初学，未敢妄赞一词，然于是证，亦未得其要领。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，作《玉函经》，为后世医学之祖，奈《玉函》中之《卒病论》，亡于兵火，后世学者，无从仿效，遂至各起异说，得不偿失。又越三载，来游京师，检校《四库全书》，得明季吴又可《温疫论》，观其议论宏阔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，遂专心学步焉。细察其法，亦不免支离驳杂，大抵功过两不相掩，盖用心良苦，而学术未精也。又遍考晋唐以来

诸贤议论，非不珠璧琳琅，求一美备者，盖不可得，其何以传信于来兹！瑭进与病谋，退与心谋，十阅春秋，然后有得，然未敢轻治一人。癸丑岁，都下温疫大行，诸友强起瑭治之，大抵已成坏病，幸存活数十人，其死于世俗之手者，不可胜数。呜呼！生民何辜，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，是有医不若无医也，学医不精，不若不学医也。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，去其驳杂，取其精微，间附己意，以及考验，合成一书，名曰《温病条辨》，然未敢轻易落笔。又历六年，至于戊午，吾乡汪瑟庵先生促瑭曰：来岁<sup>⑥</sup>己未湿土正化，二气中<sup>⑦</sup>温疠<sup>⑧</sup>大行，子盍<sup>⑨</sup>速成是书，或者有益于民生乎！瑭愧不敏，未敢自信，恐以救人之心，获欺人之罪，转相仿效，至于无穷，罪何自赎哉！然是书不出，其得失终未可见，因不揣固陋，勉<sup>⑩</sup>成章，就正海内名贤，指其疵谬，历为驳正，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。淮阴吴瑭自序。

注：

①苦块：即寝苦枕块的略称。古人居父母之丧，以草垫为席，以土块为枕。这里泛指居父母之丧。

②举子业：指科举时代专为应试的学业。

③越：即度过的意思。

- ④犹子：古人把兄弟之子称为犹子。
- ⑤延：即请的意思。
- ⑥来岁：即来年的意思。
- ⑦己未湿土正化，二气中：是运气学说的术语。详见原病篇注。
- ⑧温厉：即温疫。
- ⑨盍：(hé)音合。是何不的意思。
- ⑩黾勉：黾(mǐn)音敏。黾勉即尽力、努力的意思。

## 凡例

一、是书仿仲景《伤寒论》作法，文尚简要，便记诵。又恐简则不明，一切议论，悉于分注注明，俾<sup>①</sup>纲举目张，一见了然，并免后人妄注，致失本文奥义。

一、是书虽为温病而设，实可羽翼伤寒。若真能识得伤寒，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；若真能识得温病，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。伤寒自以仲景为祖，参考诸家注述可也；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。

一、晋唐以来诸名家，其识见学问工夫，未易窥测，塘岂敢轻率毁谤乎！奈温病一证，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，多所弥缝补救，皆未得其本真，心虽疑虑，未敢直断明确，其故皆由不能脱却《伤寒论》蓝本，其心以为推戴仲景，不知反晦仲景之法。至王安道<sup>②</sup>始能脱却伤寒，辨证温病，惜其论之未详，立法未备。吴又可<sup>③</sup>力为卸却伤寒，单论温病，惜其立论不精，立法不纯，又不可从。惟叶天士<sup>④</sup>

持论平和，立法精细，然叶氏吴人，所治多南方证，又立论甚简，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，人多忽之而不深究。瑭故历取诸贤精妙，考之《内经》，参以心得，为是编之作。诸贤如木工钻眼，已至九分，瑭特透此一分，作圆满会耳，非敢谓高过前贤也。至于驳证处，不得不直言，恐误来学。礼云：“事师无犯无隐，”瑭谨遵之。

一、是书分为五卷：首卷历引经文为纲，分注为目，原温病之始；二卷为上焦篇，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；三卷为中焦篇，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；四卷为下焦篇，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；五卷杂说、救逆，病后调治。俾阅者心目了然，胸有成局，不致临证混淆，有治上犯中，治中犯下之弊。末附一卷，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，小儿急慢惊风，痘证，缘世医每于此证。惑于邪说，随手杀人，毫无依据故也。

一、经谓先夏至为病温，后夏至为病暑，可见暑亦温之类，暑自温而来，故将暑温、湿温，并收入温病论内。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，谓温毒、暑温、湿温不在此例。

一、是书之出，实出于不得已。因世之医温病者，毫无尺度，人之死于温病者，不可胜纪。无论先达后学，有能择其弊窦<sup>③</sup>，补其未备，瑭将感之

如师资之恩。

一、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，医医士之病，非为获利而然，有能翻板传播者听之，务望校对真确。

一、《伤寒论》六经由表入里，由浅及深，须横看。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，亦由浅入深，须竖看，与《伤寒论》为对待文字，有一纵一横之妙。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，自无难识之证，虽不及内伤，而万病诊治，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。

一、方中所定分量，宜多宜少，不过大概而已，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。盖药必中病而后可，病重药轻，见病不愈，反生疑惑；若病轻药重，伤及无辜，又系医者之大戒。古人治病，胸有定见，目无全牛<sup>⑥</sup>，故于攻伐之剂，每用多备少服法；于调补之剂，病轻者日再服，重者日三服，甚则日三夜一服。后人治病，多系捉风捕影，往往病东药西，败事甚多；因拘于约方之说，每用药多者二、三钱，少则三、五分为率，遂成痼疾。吾见大江南北，用甘草必三、五分。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，有国老之称，坐镇有余，施为不足，设不假之以重权，乌<sup>⑦</sup>能为功？即此一端，殊属可笑！医并甘草而不能用，尚望其用他药哉！不能用甘草之医，尚足以言医哉？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证，自一、二朝用大黄，日加一、二钱，甚至三、五钱，加至十三、四朝，成数两

之多，其势必咬牙寒战，灰白塌陷，犹曰此毒未净也，仍须下之，有是理乎？经曰：“大毒治病，十衰其六；中毒治病，十衰其七；小毒治病，十衰其八；无毒治病，十衰其九，食养尽之，勿使过剂。”医者全在善测病情，宜多宜少，胸有确见，然后依经训约之，庶<sup>⑧</sup>无过差也。

一、此书须前后互参，往往义详于前，而略于后，详于后，而略于前。再，法有定而病无定。如温病之不兼湿者，忌刚喜柔；愈后胃阳不复，或因前医过用苦寒，致伤胃阳，亦间有少用刚者；湿病之兼湿者，忌柔喜刚；湿退热存之际，乌得不用柔哉！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，毫无差忒<sup>⑨</sup>也。

一、是书原为温病而设，如疟、痢、痘、痹，多因暑温、湿温而成，不得不附见数条，以粗立规模，其详不及备载，以有前人之法可据，故不详论，是书所详论者，论前人之未备者也。

一、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，用药先后缓急得宜，不求识证之真，而妄议药之可否，不可与言医也。

一、古人有方即有法，故取携自如，无投不利。后世之失，一失于测证无方，识证不真，再失于有方无法。本论于各方条下，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，俾学者知先识证，而后有治病之法，先知有治病之

法，而后择用何方，有法同而方异者，有方似同而法异者，稍有不真，即不见效，不可不详察之。

一、大匠诲人，必以规矩，学者亦必以规矩。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，人自为规，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，以至后学宗张者非刘，宗朱者非李，<sup>⑩</sup>未识医道之全体，故远追《玉函经》，补前人之未备，尤必详立规矩，使学者有阶可升，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，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，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<sup>⑪</sup>。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，补其不逮<sup>⑫</sup>，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。

注：

①俾：(bì)音比。是使的意思。

②王履(安道)：元朝名医。著《医经溯洄集》等。

③吴有性(又可)：清朝名医。著《温疫论》等。

④叶桂(天士，香岩)：清朝名医。著《温热论》等。

⑤弊窦：即发生弊害的漏洞。

⑥目无全牛：典故出自庄子《养生主》。比喻技艺精湛纯熟。

⑦鸟：在这里是疑问助词。

⑧庶：是希望的意思。

⑨差忒：即差错。

⑩宗张者非刘，宗朱者非李：张即张子和；刘即刘完素；朱即朱丹溪；李即李东垣。四人是中医史的著名医学家。这句话是批评有的人学医失于偏颇。

⑪从心所欲不逾矩：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。是说随心所欲而不超越规矩。

⑫不逮：即不及。

## 原 病 篇

一、【《六元正纪大论》<sup>①</sup>曰：

辰戌<sup>②</sup>之岁，初之气<sup>③</sup>，民厉温病。

卯酉之岁，二之气，厉大至，民善<sup>④</sup>暴死；终之气，其病温。

寅申之岁，初之气，温病乃起。

丑未之岁，二之气，温厉大行，远近咸若<sup>⑤</sup>。

子午之岁，五之气，其病温。

巳亥之岁，终之气，其病温厉。】

叙气运<sup>⑥</sup>，原温病之始也。每岁之温，有早暮微盛不等，司天在泉，主气客气，相加临而然也。细考《素问》注自知，兹<sup>⑦</sup>不多贅。按吴又可谓温病非伤寒，温病多而伤寒少，甚通。谓非其时而有其气，未免有顾此失彼之诮<sup>⑧</sup>。盖时和岁稔<sup>⑨</sup>，天气以宁，民气以和，虽当盛之岁亦微；至于凶荒兵火之后，虽应微之岁亦盛，理数自然之道，无足怪者。

注：

①六元正气大论：是《内经》中的一篇，其内容主要是讨论运气学说。运气即五运六气。五运

即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配十天干而成，如甲己为土运等。六气即太阳寒水、厥阴风木、少阴君火、少阳相火、太阴湿土、阳明燥金配十二地支而成，如子午少阴君火等。这条是原文的节录。

②辰戌：古代历法以天干地支纪年。天干即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亦称十天干。地支即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亦称十二地支。天干与地支相合而纪年。辰戌是以地支中辰和戌标志的年份。下文中卯酉、寅申等均同此义。

③初之气：六气的主要内容有主气、客气、客主加临等。主气即地气、客气即天气、客主加临即每年轮转不同的客气，加在固定不变的主气之上进行推算；相生即顺、相克即逆。主气、客气各分六个阶段：初之气、二之气、三之气、四之气、五之气、终之气。主气的初之气是厥阴风木、二之气是少阴君火、三之气是少阳相火、四之气是太阴湿土、五之气是阳明燥金、终之气是太阳寒水。客气的初之气是在泉左间、二之气是司天右间、三之气是司天本位、四之气是司天左间、五之气是在泉右间、六之气是在泉本位。本条所讲的初之气、二之气等，均指客气加临，如辰戌年，初之气主气是厥阴风木，客气是少阳相火，风火相扇，因此

气候大温，人类在这种气候中容易发生温疫病。

④善：这里是容易的意思。

⑤咸若：这里是都是如此的意思。

⑥气运：即五运六气。

⑦兹：是这里的意思。

⑧诮：(qiào)音俏。是责备的意思。

⑨稔：(rěn)音忍。岁稔即是丰收之年。

二、【《阴阳应象大论》曰：喜怒不节，寒暑过度，生乃不固。故重<sup>①</sup>阴必阳，重阳必阴，故曰：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。】

上节统言司天之病，此下专言人受病之故。

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，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。如庞安常<sup>②</sup>之《卒病论》，朱肱<sup>③</sup>之《活人书》，韩祗和<sup>④</sup>之《微旨》，王氏<sup>⑤</sup>之《证治》，刘守真<sup>⑥</sup>之《伤寒医鉴》、《伤寒直格》，张子和<sup>⑦</sup>之《伤寒心镜》等书，非以治伤寒之法治温病，即将温暑认作伤寒，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，遂别立防风通圣、双解通圣、九味羌活等汤，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，王安道《溯洄集》中辨之最详，兹不再辨。论温病之最详者，莫过张景岳<sup>⑧</sup>、吴又可、喻嘉言<sup>⑨</sup>三家。时医所宗者，三家为多，请略陈之：按张景岳、喻嘉言皆著讲寒字，并未理会本文上有“故曰”二字，上文